

28

林纾研究资料

LINSHU YANJIUZILIAO

薛绥之 张俊才 编

中国社会科学学院
文学研究所 总纂

中国文学史 资料全编

现代卷

林纾，字琴南，我国近现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本书分生平及文学活动，研究、评论文章，翻译作品考索，著译系年，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等五个部分，全面收集整理了关于林纾的研究资料。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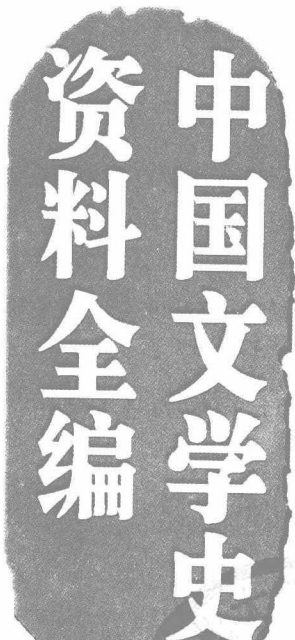
林纾研究资料

LINSHU YANJIUZILI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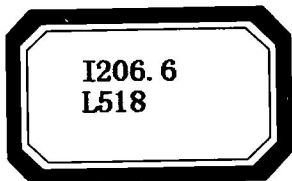
薛绥之 张俊才 编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总纂



现代卷



I206.6
L518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林纾，字琴南，我国近现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本书分生平及文学活动，研究、评论文章，翻译作品考索，著译系年，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等五个部分，全面收集整理关于林纾的研究资料。

责任编辑：马 岳

装帧设计：段维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纾研究资料/薛绥之，张俊才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0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

ISBN 978-7-80247-785-8

I. 林… II. ①薛… ②张… III. ①林纾（1852~1924）—人物研究 ②林纾（1852~1924）—文学研究 IV. K825.6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8274号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

林纾研究资料

薛绥之 张俊才 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860 转 8171

印 刷：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开 本：720mm×960mm 1/16

版 次：2010年1月第一版

字 数：450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mayue@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31

印 次：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62.00元

ISBN 978-7-80247-785-8/K·040 (2633)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辑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向来重视文学史料的系统整理与深入研究，建所50多年来，组织编纂了很多资料丛书，包括《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丛刊》、《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近代文学史料汇编》、《当代文学史料汇编》以及《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等。其中，介绍国外文艺理论的3套丛书，已经汇编为《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9种30册，交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国内一些重要媒体刊发评介文章，给予充分肯定。为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2007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商定继续合作，编辑出版《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将以往出版的史料著作汇为一编，统一装帧，集中出版。

这里推出的《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就是其中的一种。本卷主要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为基础而又有所扩展。《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编纂工作启动于1979年，稍后列入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社科重点项目。该编分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即甲乙丙3种，总主编陈荒煤，副主编许觉民、马良春，编委有丁景唐、马良春、王景山、王瑶、方铭、许觉民、刘增杰、孙中田、孙玉石、沈承宽、芮和师、张大明、张晓翠、杨占陞、陈荒煤、唐弢、贾植芳、徐迺翔、常君实、鄂基瑞、薛绥之、魏绍昌，具体组织主要由徐迺翔、张大明负责。此项目计划出书约200种。至20世纪末，前后20多年间，这套书由数家出版社陆陆续续出版了80余种，还有数十种虽然已经编就，由于种种原因，迄今尚未出版。“现代卷”包括上述已经出版的图书和若干种当时已经编好而尚未出版的图书。

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知识产权出版社的高度重视，为此成立了汇纂工作小组。杨义、刘跃进、严平、张大明、刘福春等具体负责学术协调工作，于2007年11月，向著作权人发出《征

求〈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版权的一封信》，很快得到了绝大多数编者的授权，使这项工作得以如期顺利开展。为此，我们向原书的编者表示由衷的谢意。为尽快将这套书推向社会，满足学界和社会的急需，除原版少量排印错误外，此次重印一律不作任何修改，保留原书原貌，待全部出齐，视市场情况出版修订本。为此，我们也诚挚地希望广大读者能给予充分谅解。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出版后，我们将尽快启动“古代卷”、“近代卷”和“当代卷”的编纂工作，希望能继续得到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参与。

现代卷汇纂工作组

汇纂工作小组 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润贵 刘跃进 刘福春 严平

张大明 杨义 欧剑 段红梅

目 录

生平及文学活动

林纾传（曾宪辉）	2
林纾年谱简编（张俊才）	9
先妣事略（林纾）	53
叔父静庵公坟前石表辞（林纾）	55
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林纾）	57
外舅刘公墓志铭（林纾）	59
出都与某侍御书（林纾）	61
大学堂师范毕业生纪别图记（林纾）	63
《震川集选》序（林纾）	65
赠马通伯先生序（林纾）	66
《〈古文辞类纂〉选本》序（林纾）	67
荆生（林琴南）	69
妖梦（林琴南）	71
致蔡鹤脚书（林纾）	74
与唐蔚芝侍郎书（林纾）	77
答侄燾鸿书（林纾）	79
续辨奸论（林纾）	81
上陈太保书（林纾）	83
御书记（林纾）	85
答郑孝胥书（林纾）	86

《闽中新乐府》序（畏庐子）	89
《黑奴吁天录》序（林纾）	90
《黑奴吁天录》跋（林纾）	91
《不如归》序（林纾）	92
《贼史》序（林纾）	94
《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林纾）	95
《鹰梯小豪杰》叙（林纾）	97
《红礁画桨录》序（林纾）	98
《爱国二童子传》达旨（林纾）	100
《残蝉曳声录》序（林纾）	103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林纾）	104
《畏庐诗存》序（林纾）	106
《践卓翁小说》序（林纾）	107
我的绘画老师林琴南（王芝青口述 范文通整理）	108

评论、研究文章

书《闽中新乐府》后（高梦旦）	112
读《黑奴吁天录》（灵石）	113
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寅半生）	116
《歇洛克奇案开场》叙（陈熙绩）	119
《畏庐文集》序（张僖）	121
《铁笛亭琐记》序（臧荫松）	122
答林君琴南函（蔡元培）	123
复王敬轩书（刘半农）	129
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唐俟）	132
林琴南先生（郑振铎）	133
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钱玄同）	146
再说林琴南（开明）	149
林纾的小说（陈炳堃）	151
林纾的古文（钱基博）	155

桐城派对新文学的影响（周作人）	167
林琴南（寒光）	169
《春觉斋论画》后记（顾廷龙）	200
严几道与林琴南（咨实）	202
与封建复古主义者的斗争（刘绶松）	206
鲁迅与清末文坛（周启明）	211
近代翻译小说及林纾	213
林琴南的文学评论（〔日〕内田道夫著 夏洪秋译）	224
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阿英）	241
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孔立）	246
林纾的翻译（钱锺书）	256
林译的原本（曾锦漳）	282
林纾（陈敬之）	300
白话与文言之争（尹雪曼）	312
林纾论（任访秋）	317
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复古派的斗争	330
林纾前期译书思想管窥——读“林译小说”序跋札记（薛卓）	335

翻译作品考索

林纾翻译作品考索（俞久洪）	348
---------------------	-----

著译系年

林纾著译系年（张俊才编）	372
--------------------	-----

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林纾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张俊才编）	472
后记	482

生平及文学活动

林纾传

曾宪辉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又取“枫落吴江冷”诗意自号冷红生，晚称蠡翁、践卓翁，清光绪八年壬午科举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八日，林纾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一个小商人家庭。早先，其父林云溪随盐官办盐，生活过得还充裕。后来，因在前往建宁途中，盐船触礁沉没，资财赔偿殆尽，便远客台湾另求生计。林云溪到台湾后，经商又亏了本，以致连还家的盘费都没有。这时，林纾家里很穷，只靠母亲、姐姐做针线度日，有时几乎到了断炊的地步。直至叔父静庵有了职业，父亲也有钱寄回家时，一家老小才得温饱。

林纾虽然家穷，但学习却极勤奋。他九岁入村塾，十一岁跟同县薛则柯学古文辞。薛是个无意仕进的穷塾师，给林纾讲授欧文、杜诗务于精熟。他曾对林纾说：“若熟此，可增广胸次。”（林纾《薛则柯先生传》）从而培养了他的读书兴趣。林纾爱读书，而又无钱买书。有一天，偶尔在叔父的书篋里找到《毛诗》、《尚书》、《左传》和《史记》，如获至宝，日夜讽诵。又每月把零用钱节省下来，入城向旧书摊购买零本《汉书》及子史书籍，不几年就积书三橱之多。其母舅看他如此好学，还送他一部《康熙字典》。他在墙上画了一具棺材，旁边写着“读书则生，不则入棺”（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一）几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十九岁那年，祖父在殡，祖母及父亲也相继病逝，丧葬接踵，家境甚为凄凉，他仍借母、姐刺绣灯光苦读，每

晚必终卷才就寝。林纾“既遭凶，遂病肺”（林纾《述险》）。他在此后的十年中，虽常发病咯血，但丝毫没有放松学习。自谓“果以明日死者，今日固已饱读吾书。”（林纾《石颠山人传》）因其勤勉，自十三岁至二十余岁，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李畬曾，又借读了李氏兄弟的藏书三四万卷。他认为，读书象积谷一样，积蓄多了，总有救荒的一天；向学如走路一般，不停地走下去，终有到达的时候。他学习的范围很广，不仅对各种书籍群观博览，而且还向温陵陈又伯学画。也曾纵情为诗歌，被乡人目为“狂生”。晚年，他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说：“力学是苦事，然如四更起早，犯黑而前，渐渐向明；好游是乐事，然如傍晚出户，趁凉而行，渐渐向黑。”（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二）早岁的刻苦力学，为后来的翻译、写作和绘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和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林纾也试图以科举求取功名。二十岁前在朱韦如、陈蓉圃门下学过制举文。二十八岁入县学，三十一岁领乡荐，中式为举人。嗣后又屡赴礼部试，想考进士。但因多次赴试都落第，就抛弃了那套应制的学问。己亥（一八九九）客杭州，在仁和知县陈希贤衙署中，目睹长官督责吸吮属僚，便觉宦情扫地。加之从小祖母就教他“畏天循分”（林纾《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婚后岳父刘有菜又勉以立身安命之道。所以，林纾终生未入仕途。他二十岁开始教蒙学。二十五岁设馆王灼三家做塾师。四十六岁在福州苍霞精舍为汉文总教习。四十八岁应杭州知府林迪臣聘，执教于杭州东城讲舍。五十岁入京任金台书院讲席后，先后在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闽学堂（旅京闽人所建）、高等实业学堂、正志中学、励志学校和孔教大学任教，讲授经义、古文和伦理学。就在北京五城学堂任教期间，会见了桐城派的末代宗师吴汝纶。吴称赞林纾的文章为“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林纾《赠马通伯先生序》），委托他校勘《古文四象》。后来，林纾还为吴点勘的《史记读本》作序，颂扬吴文“繁而不涉猥醜，简而弗流疏牾”，从而尊吴如师。林纾在授徒讲学的同时，长期从事古文研究。他在原先博览的基础上，对生平爱好的书籍反复玩味，深入钻研。“治《史记》、《汉书》廿五年。”（涛园居士《埃司兰情侠传》）韩愈的文章则前后研读了四十载。他主张“积理养气”，

敷文明道（林纾《国朝文序》），提倡取径左、马、班、韩，以为这四人的文章是“天下文章之祖庭”。对归有光、方苞的著作也很推重。他论文遵桐城义法，本“圣人”之言，神往排斥异端的韩愈。其文论有《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即《畏庐论文》）以及林纾口述、朱羲胄记录整理的《文微》。评选本如《左孟庄骚精华录》等，种类也很多。林纾是不承认自己有文派的。有一次康有为问他：“足下奈何学桐城？”他很不高兴，事后在《方望溪集选序》中写道：“甚至亦有称余之文学桐城者。某公斥余不应冒入此途，余至是既不能笑，亦不复叹，但心骇其说之奚所自来也。”不过，林纾毕竟是个小说翻译家，还比较注重《史记》、《汉书》对于世态人情的委曲逼真的描写，也敢于冲破桐城文人不以小说为文的森严文律，用古文翻译了大量的西洋小说。

一八九七年，林纾中年丧偶，牢愁寡欢。从法国归来的王子仁（号晓斋主人）对他说，巴黎小说家都出自名手，其中仲马父子的文字最知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今译玛格丽特）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翻译它，“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蹙额对坐耶！”（杨荫深《中国文学家列传》）林纾因而涉笔与王合译，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初版于一八九九年，在福州刊印。此书内容新鲜，译笔又凄惋有情致。他的朋友汪康年为之出资重刊后，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内。“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诗）当时不少读者为这部书题诗题词。这一意外的成功，激起了林纾的译书热情。这时正值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清朝政府政治极端腐败，民族危机深重，社会矛盾尖锐。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倡为变法维新之说；严几道、夏穗卿的《本馆附印小说缘启》和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等强调小说社会作用的文章相继发表。林纾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在列强的侵侮面前，“独念小说一道，尚足感人”（林纾《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想多译有益之书为劝喻之助，做唤醒同胞起而爱国保种的“叫旦之鸡”。所以，在译介《巴黎茶花女遗事》后，又与魏易合作，翻译了斯土活夫人反映美国农场主虐待黑奴的小说《黑奴吁天录》，走上了翻译外国小说的文学道路。林纾译介《黑奴吁天录》时，心情极度悲苦。“依微黄种前程事，岂

独伤心在黑奴。”（醒狮诗）他联系民族危亡的形势，不知流下了多少的眼泪！光绪二十九年，林纾司事京师译书局。其友人高凤谦在商务印书馆任职，也约林纾专译小说付梓。从此，他就源源不断地把大量的作品翻译到中国来，以一个译述西洋小说的翻译家出现在近代中国的文坛上。

林纾不懂外文，译书全靠别人口述，无法对原著进行严格的选择，译了很多第二三流的作品，耗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在译文上删改、错译，甚至加上自己的笔墨，可訾议之处极多，有时还把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这是他终身抱恨的憾事。他说可惜自己年纪老大，“不能抱书从学生之后，请业于西师之门，凡诸译著，均恃耳而屏目”，发出了“真吾生之大不幸”的感叹。（林纾《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但他文学修养高，在译叙中听合作者口译，久而久之，也可象辨别家人的脚步声那样，区别外国文学的流派。而且他古文娴熟，长于叙事抒情，人所莫言、言而莫尽者，都能言而尽之，有无微不达之妙。一部分精心的译作，如《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孝女耐儿传》等，也能不违原书的内容宗旨，保持原文的风格情调。有些篇章连幽默风味和巧妙用字都能表达出来。《迦茵小传》本来在世界文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经过林纾的翻译却也增加了不少的光彩。林纾译书，不仅译笔出色，而且速度惊人。“耳受手追，声已笔止。”运笔如风落霓转，往往是口译者的话声刚落，他的译文就写好了。每天译作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不加窜点，脱手成篇。翻译一部十四万字的作品，酷暑不稍间断，一个月就完成了。自《巴黎茶花女遗事》与我国读者见面以来，几乎每年都有林纾翻译的小说出版，出版最多的年份竟达十六部。由于他数十年的辛勤劳动，共翻译了一百七十余部（二百七十一册），其中包括四十多种世界名著，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林纾翻译的作品，出自英、美、法、比、俄、西班牙、挪威、瑞士、希腊和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作家。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大小仲马、狄更斯、易卜生、哈葛德，以及伊索、笛福、雨果等人的著作，都有他的中译本。在翻译过程中，他感到汉字“一字但有一义，非联合不能成文，故翻译西文往往词费”，还提出了“由政府设局，制新名词”的建议（林纾《中华大字典》序）。商务印书馆曾为林纾出

版《林译小说丛书》。“林译小说”不只在清末民初的文坛上影响很大，就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起过积极的作用。

在林纾的书房里，左右摆着两张桌子。左桌高至肋下，用以作画；右桌如常，用以作文翻译。他一会儿站着画画，一会儿坐着译书写作，很少停下来休息。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坚持下去。因而，不但翻译了数量惊人的外国小说，而且也创作了许多作品。他以“国事为经，爱情为纬”的长篇小说《金陵秋》、《京华碧血录》、《劫外昙花》、《巾幗阳秋》等，打破了旧小说的章回体；以社会事件为题材的传奇《天妃庙传奇》、《合浦珠传奇》、《蜀鹃啼传奇》，改变了旧传奇必有旦角，必有四十出、五十出的规定。这在艺术形式上都带有突破传统体裁束缚的趋势。林纾的诗集有《闽中新乐府》、《畏庐诗存》，古文则汇为《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均由商务馆印行。此外，尚有《技击余闻》、《畏庐琐记》、《畏庐漫录》等笔记小说多种。然而除翻译外，成就较高的还是他的绘画。林纾的老师陈又伯，号石颠山人，是画家汪瘦石、谢琯樵的学生，陈又伯“能写高松兰竹，亦间为翎毛花卉”（林纾《石颠山人传》）。林纾向陈学画二十六年，“得山人翎毛用墨法，变之以入山水”（林纾《石颠山人传》），有所创新。晚年更致力于作画。七十高龄还每天六、七小时站在画桌前苦心经营。他创作态度严肃认真，虽一小幅也不仓卒挥毫自矜神速，而非三数天不脱手。其山水画境界开拓，笔力精到，诸多佳作。并且每作一画必草一绝句于其上，写下了许多的题画诗。时人称之为“能诗善画”者。林纾死后，一九二六年一月间，有人会同他的家属在上海三山会馆作过两次画展：第一次展出屏条、堂幅、册页、长卷、手卷等上百种；第二次专选精美作品展览，也有二、三十种。今存《春觉斋论画》一卷，及《畏庐遗迹》一、二两集。

林纾不入仕途，一生从事译书、执教，作文、作画，也未尝不关心国家盛衰、民族存亡。光绪十年（一八八四），法军入犯闽海，福建水师败于马江，伤亡七百余人。同年九月，清廷派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十一月，左抵福州时，林纾与周辛仲遮道上状陈诉马江败迹，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感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战争爆发，消息传入福建，林纾“感愤郁勃，无可自适”（林纾《子妇刘七娘圻

铭》)。翌年，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林纾即与陈衍、高凤岐、卓孝复等人叩阙上书抗争，反对割让辽南及台湾、澎湖各岛。“戊戌变法”前夕，林纾在福州常与朋辈谈新政，议图自强之策。《闽中新乐府》就是这时与友人谈时务，以“愤念国仇，忧悯时俗之情，发而为讽刺之言”（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一）的作品，很能代表他当时的思想。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日益高涨，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震响中外的维新运动。这年春天，林纾北上赴京，在李拔可寓所与维新派人物林旭相会。当康有为于三月二十六日发动公车百余人上书之后，林纾也与高凤岐及清宗室寿富三往御史台，上书评论时局，请求清帝因人心之愤下诏罪己，激励士气，陈述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策。因司官以不该与宗室联名、条陈四策间涉洋务为借口将原词驳回，愤而作《出都与某侍御书》，抨击当局堵塞言路、粉饰太平，并与林旭等人怏怏南下。时过五年，他还说“每闻青年人论变法，未尝不低首称善”（林纾《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序），这时期的林纾，胸怀炽热的爱国心，思想倾向维新。

“戊戌变法”失败后，林纾的爱国心还在胸中跳动，但因从小受到孔孟之道的熏染和程朱理学的影响，其思想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对义和团运动是反对的。辛亥革命发生后，他闻闻见见都不顺心，思想越发倾向保守。“五四”时期，林纾的落后保守思想尤其顽固。他对纲常名教看得极重，视新思想为洪水猛兽。一九一九年，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兴起，林纾作小说《荆生》、《妖梦》进行恐吓辱骂。接着又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信，用“都下引车卖浆之徒，可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似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啾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林纾《致蔡鹤卿书》）等极为刻薄的语言，对蔡进行讽刺挖苦，竭力反对白话文。在给上海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的信中，还咒骂在学校传播新思想的教师为“喂鹰饲虎之厕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林纾作《腐解》以示自己笃志卫道。他甚而说：“新道德，是盗贼的道德；旧学术，是保种的学术”（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二）。当逊帝溥仪行婚礼时，林纾进献四镜屏，溥仪感其“忠”，颁赐“贞不绝俗”匾额和袍褂衣料，他伏地顿首，呜咽不止，作《御

书记》表示死后要在坟前立一块“清处士林纾墓”的墓碑。死前抱病往孔教大学讲授《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还写了一首留别诗：“任他语体讼纷纭，我意何曾泥典坟。弩朽固难肩此席，殷勤阴愧负诸君。学非孔孟均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可见他对新文化、新思想始终抱着敌视态度。然而他翻译的西洋小说，正好冲击了他所要维护的封建礼教，成为他极力反对的新文化的借鉴，这是他万料不及的。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这位在文学上很有贡献的著名文学家，终于在大惑不解中死于北京。

原载《福建师大学报》1981年第二期。收录时由作者略作修订。